

泰國「等距離」外交政策之展望

羅石圃

印支變色，使赤浪橫流首當其衝的泰國，迅即採取等距離外交，限定駐泰美軍在一年以內撤離，和毛共建交，擬與蘇俄簽訂文化協定，都是此項外策的實施。至于能否使泰國轉危為安？實現「東協」國家中立化構想？首先要研究能否作到與美、毛、俄在關係上確保等距離。

一 以外交代替國防觀念的由來

在東南亞，泰國是最幸運的國家，當十九世紀西方勢力東來，使東南亞各國都已淪為殖民地時，此一王國，始終巍然獨立，其一度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及領事裁判權，不久也由列強自動相繼廢除。至三十年代日本軍閥南侵，首當其衝的泰國既並未遭到戰火蹂躪，在盟軍反攻到與其一山相隔的緬甸時，日本即已宣佈無條件投降，使它又避免了戰禍。不過三百多年來，泰國的昇平——沒有遭受過外敵侵略戰爭，並非出于國防兵力的雄厚，乃是倚賴八面玲瓏的外交，使列強互相牽制而不敢對它用兵，所以它能從中運用制衡。

泰國外交深受五世王的影響，這位在泰人心中，一直認為堪與日本明治天皇媲美的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國王，他在國內興辦現代教育、交通建設事業的同時，並週旋于西方列強之間，促成英法各國，都願以泰國為互相角逐的緩衝區而讓其獨立，並為爭取此一獨立王國的好感而競相示惠，將先前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及領事裁判權自動廢除。在外交上的運用之妙，可謂已達化境，無怪乎他對外交方面的一段遺訓，一直為泰國知識份子所尊崇。他指出：

「泰國為一小國，人力有限，不能與強國從事戰爭，必須八面玲瓏，與人無爭，不能過份親近某一強國，亦不宜過份疏遠某一強大國家。」①

這種八面玲瓏的外交，不僅使泰國在西方列強環伺下，得以始終維持獨立，至日本崛起，泰國當軸又以親日而脅制西方國家。如一九四一年，法越代表在東京會議時，承認將高棉寮國邊境領土二七、〇〇〇平方哩領土歸還

泰國，便是得力于親日外交。在日軍南侵時，鑾披汶（Luang Pibul Song-gram）以國務院長身份，迎接日軍和平登陸暹羅灣，而當時的攝政大臣乃比里（Nai Padi Panomyong），亦在默契之下，組成「自由泰」地下政府，及建立秘密抗日武裝，且與東南亞盟軍總部暗中取聯。

據稱這兩位泰國政壇要角，在日本南侵野心暴露時，經過祕議，雖斷定日本侵略終必失敗，但鑒于盟軍一時無法向此一地區馳援，認為泰國的抗拒，不過是無謂的犧牲，所以協定兩人分扮親日與抗日的不同角色，以便從事兩面外交，並相約一俟盟軍反攻抵達泰邊，即由乃比里率領「自由泰」政府人員接掌政柄，俾與盟軍並肩抗日。至日本投降，果然在乃比里主政的情形下，使泰國並未列為戰敗國而無須付出戰費賠償②。所以泰國知識份子對這一段兩面外交經過，大都津津樂道，並認為仍然是運用五世王外交遺訓而變化為兩面外交之功。

二 兩面外交與毛共統戰

五十年代開始，由于中國大陸變色，毛共所輸出的戰爭，既使印支三邦烽火瀰漫，緬甸雖以率先承認北平政權換取和平，仍無法制止緬共在毛共公然支援下的叛亂擴大。加上泰共領袖乃比里逃入大陸後，毛共已為他成立「自由泰」政府，及泰國「人民」武裝，所以泰國政府不得不接受美援，站在自由陣營打起反共旗幟。但在一九五一年六月海軍政變，國務院長鑾披汶被叛軍劫持兩日後又安然歸來，此後即有限度的容共並重拾兩面外交。

據海軍方面事後透露：此次海軍叛亂，並無意奪取政權。乃由毛共先將

在其庇護下的乃比里送至泰南某小島，等候與被規持而來的鑾披汶會談，彼此約定在期使泰國不會遭受戰禍的前提下，站在自由陣營的曼谷政府，祇許有限度的接受美援，斷不許以國土供作外國攻擊毛共的基地，並儘可能容許泰共非武裝活動，俾乃比里回到大陸，阻止毛共向泰國輸出戰爭。至一旦寮高緬甸均被共黨所席捲，則由泰共和平接管政權，依照大戰期間兩面外交的翻版③。證之以鑾披汶回到曼谷後，對叛變的海軍人員從寬發落，一連串的釋放政治犯，對為共黨張目的報刊，均視為言論自由而不予追究，國會親共與反政府勢力也因此匯合，使先前為數僅及數百人的泰共，迅速擴展到一萬二千人，其中華人竟佔一萬④。

因此鑾披汶執政的軍警，不得不再度發動政變，內閣雖然原封未動，但國會被解散後，則由兩院改為一院制，官委與民選議員秋色平分，並由軍警雙方組成「變政團」，代替執政黨作為決策機構。接着由新國會通過「反共法案」：「凡企圖顛覆立憲君主制度，推翻私有財產制度，主張非法公行為，裹脅公眾以從事共黨活動，或討論共產主義與供給共黨份子以食宿者，皆視為共黨份子行為，須受法律制裁」⑤。這都不難看出此乃堅持反共的軍警，為制止鑾披汶無法履行對乃比里的諾言，遂不得不以此防阻他成為共黨的工具。

然而在國防外交政策上，鑾披汶則仍然着眼于適合北平的要求。如接受美國軍援，乃以增強警察部隊的裝備為主，將陸、海、空軍置于次要地位，以致美援裝備的警察武裝，擁有陸、海、空等軍種，及坦克與裝甲車和傘兵。這一方面在取悅毛共，表示泰國國防在守而不在攻；另一方面又造成軍警對立，使控制政策的「變政團」因此分化，不得不仰賴他從中制衡。在國防部署上，對鄰近大陸的泰北，堅決拒絕美援建設公路機場，正是唯恐觸怒毛共而開啓戰端。

一九五四年，越南停戰後，泰國參加了以圍堵毛共為目標的「東南亞公約」，來年的首屆「亞非會議」在萬隆召開，鑾披汶對此一以毛共為盟主的集會，亦派遣外長那拉親王率團參加，並與周恩來商討旅泰華僑地位問題，及准許大陸產品入泰傾銷。同年六月，他于訪問歐美回國後，一面宣佈不改變對華政策——不承認北平政權，並指出一旦大戰再起，泰國沒有中立可能，唯有在聯合國旗幟下為保衛自由而戰。但另一方面又開放黨禁，任令左傾者

紛紛組黨，高唱中立親毛外交。將「皇家田」變為「海德公園」，讓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公開抨擊政府，強調左傾外交，甚至主張與大陸直接貿易往來。左翼報刊從而將他們捧為「海德英雄」，使「反共法」形同廢紙。

由這一期間，共黨同情份子已增至十萬人，至一九五七年大選前後所發生的羣眾暴亂，與陸軍政變後的初期，乃比里公然派遣其妻與子回到曼谷戴着八角帽招搖過市，及軍政府所實行的「聯合黨」政策——凡左、右、中三派均在聯合之列，且有記者、文化團訪問俄毛，可見這正是毛共經由乃比里說服鑾披汶實行兩面外交，並分化軍警從而形成聯合政府的初步成功⑥。

三 阻敵人于國境線外的親美外交

一九五八年，乃沙立(Sarit Tharat)元帥于訪問歐美回國後，親任國務院長，打出鮮明的反共旗幟。在內政上厲行「反共法」，大肆破壞共黨地下機關，逮捕共黨嫌疑份子，封閉左翼報刊。在外交方面，頒佈「五十三號命令」，禁絕與大陸包括貿易的往來，及不許售賣大陸貨物。並接受大量美國軍經援款，及興建美援戰略公路⑦。此一期間，寮國由反共領袖沙凡尼功執政，放棄中立政策，在美軍經援助下，已使寮共首要份子及其兩營部隊都被禁于永珍。加以滇緬寮邊區中國反共武裝再起，已截斷毛共經緬寮入泰北的交通。高棉共軍已無立足之地而不得不撤往北越，越南已由吳廷琰平定內亂而達成和平。馬共亦在崩潰邊緣。

有此國際環境一片大好，使泰國軍政府敢于揚棄兩面外交的傳統思想，堅定而顯明地站在自由陣營。至寮戰越戰再起，高棉施亞努一面倒向北平，不惜讓共產國際假道侵入鄰邦，尤其對泰國國棄好崇繼，而毛共亦夥同北越寮共，公然訓練裝備泰共武裝，泰國東北部已點燃叛亂烽火。但泰國軍政府所採取的對策，則是以國土供作美軍援助寮抵禦共軍的基地，且本身亦出兵助寮援越。對高棉，更與在高泰邊區活動的反共反施亞努武裝取聯，以防阻國際共黨假道。所以此一時期——從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八年，泰國已根本揚棄了其傳統的「以外交代替國防」思想，轉變為「阻敵人于國境線外」。

誠然泰國是小國寡民，如與強敵作戰，將陷國家于長期難以恢復元氣的情境，其所以倚賴外交的求全，便是為了免于國土遭受戰火蹂躪，改為倚賴

美國阻敵人于國境線外，同樣可以避免戰禍。這是泰國軍政府毅然改變外交國防傳統思想的理由，也因此造成了泰國的十年小康時代。美國所給予的援助，單是軍援，便由五十年代初期的七百萬美元，激增到一九六八年的兩億九千二百萬美元，使泰國的總兵力，由六〇年代初期不及七萬人，增加至一九六九年的三軍總兵力十一萬人。其他的經援與低利貸款源源而來，使經濟建設突飛猛晉，在此十年之中，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七，國民平均所得，每年增加約百分之四點五^⑧。

雖然毛共夥同北越、寮共、馬共及其直接向泰國輸出戰爭，使泰東北、泰北、泰南都有泰共叛亂戰場。不過這些都是以少數民族為主體，其叛亂地帶，始終侷限于邊陲的山區，迄無法擴展到泰族人集居的中部平原，所以祇能認為是癬疥之疾。但到一九六八年，美國國內反越戰風潮迭起，迫使詹森政府不得不將越戰寄望于巴黎和談，顯然在準備從此一地區撤退美國協防部隊。加上美國鴿派對泰國倚賴美援過甚嘖有煩言，既已引起泰國朝野的惱怒，而由泰共廣播電台及北平電台所轉播的「煽動泰人羣起推翻「美帝僕從集團」……軍人「賣國政權」之聲，更使等待了軍人還政經歷了十年的政客，紛紛乘勢而起，一致譴責軍政府親美外交的失策。

很顯然，蘇俄早已看準了東南亞各國在美軍即將撤退，面對着毛共公然支援各國共黨武裝奪權的情勢下，正適合于它乘時而來。當新加坡、馬來西亞次第與蘇俄建交後，乃促使泰國政客以及愛國憂時的學生，多主張必須揚棄「阻敵人于國境線外」的戰略，俾重拾以外交代替國防的傳統路線，而平衡外交的聲浪亦瀰漫于校園之中。這便是泰國改變外交方向的序曲。

四 倚賴外交求全的思想復活

一九六八年泰國頒佈「第八憲法」，來年二月大選。由于憲法規定內閣閣揆與閣員乃由國王任命，並非由國會多數黨產生，所以大選後仍然是由軍人掌握政權，不過文人們已因此進入國會得以公開議政，以致親美外交政策不僅成為反對黨的攻擊目標，連執政黨的議員，也認為有轉向俄毛及減低依賴美國的必要。這一期間，值得注意的，一為蘇俄駐泰使館已由先前的門可羅雀，一變而為車水馬龍，開拓對蘇俄及東歐國家的貿易既為泰國政府所不

禁，而記者們也被允許可以出入蘇俄使館的大門，甚至他納（Thanat Khajavut）外長指出某報已接受俄撥。其次是在北平庇護下二十餘年的泰共首腦乃比里已移居巴黎，一再表示毛共並無意與泰國為敵，祇須泰國放棄對它的仇視，便更助長了轉向毛共的狂瀾^⑨。

親美外策既係軍政府所策訂，依賴美軍「阻敵人于國境線之外」，由華府擬定撤退在印支協防的美軍，已使泰國軍政府的此項國防計劃，不僅全部落空；且以北平河內及泰共的不斷攻擊他農政府為美國「僕從」，不惜以國土供作美軍攻擊鄰邦基地，表示它們將給予報復性的懲創，並要求泰人奮起推翻他農政府，驅逐駐泰美軍。在共產國際的此種威嚇下，更助長了泰國的反對親美外交，甚至藉反美以反對軍人壟斷政權。連制定親美外策的他納外長，這時也斷然轉向，主張「東協」國家為換取美、毛、俄保證東南亞「中立化」，須要求美國軍事基地迅速拆除。

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東協國家為討論「中立化」實施問題召開吉隆坡特別會議前夕，泰國軍人又以政變解散國會，廢除憲法，並將外長他納從內閣名單中排除。接着曼谷與華府同時宣佈駐泰美軍基地繼續保留。很顯然，泰國軍人此次政變，為事先得華府的默契，在避免曼谷政府繼續遭受內外壓力而要求美軍基地拆除。于是更激起了一批等候了十年始由大選進入國會的知識份子，又因此次政變而不得不再由議壇退回杏壇，將反對軍人專政與反美聯成一氣，以致愛國憂時的青年學生興起了民主狂瀾。

兩年前曼谷的十月學潮，使擁有十多萬武裝部隊的軍政府，輕易地被學生所推翻，並不能認為祇是單純的在內政上要求民主，實即包括了反對依賴美軍防禦共黨襲應外合的國防思想，尤其是主張美軍基地的迅速拆除。因為泰國文人多認為祇有倚賴傳統的靈活外交以代替國防，方可免于外來侵略；而對內加強剿共兵力，適足以造成軍警的特權，美國軍援，更有助于軍方的氣焰。在此以前，有兩篇代表性的文章，都顯示泰國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必須作大幅度調整，也就是現政府強調等距離外交的先聲。

一篇是曼谷「沙炎叻報」(Siam Rath)的社論，執筆人為該報當時總主筆現任國務院長的克立巴莫。其中指出：「我們不妨冷靜想想，我們的國家利益和生存希望究竟靠什麼？究竟能倚賴盟友到什麼程度？」接着認為泰國生存，並不能寄望于本身是某一國家的盟邦，須靠本國內政的安全。此一

批評政府倚賴美國以謀求國家安全政策不當的社論，最後建議政府，須採取「反美」和「一面倒向美國」的中間立場^⑩。而親手執行親美外交政策的他納，于交卸外長之後，在「紐約時報」上，也發表了一篇呼籲美軍在泰基地必須拆除的文章。其中指出：

「在任何法律標準下，違反停火，並不能成爲違反國際法的理由。

停火的違犯，導因于美國駐泰空軍自泰出發轟炸。對於我國來說，此一情形殊爲嚴重，因爲我國既未參加停火協定，也未參加巴黎會議。泰國當局口頭允許美軍駐泰，並無書面協定，以限定美軍駐泰目的、期限，及其他條件。這樁事實，並不能使美軍有權對泰國並無糾紛的第三者作戰。美國這樣做，是在地主國並未同意或贊同的情況下，將地主國捲入事實上的戰爭狀態……。」^⑪

這兩篇代表泰國文人呼聲的文章，且都發表在十月學潮以前，便不難看出推翻軍政府，亦即表示泰國的國防，仍然要回到倚賴靈活的外交。

五 等距離外交的初步實施

然而面對毛共、北越、寮共、馬共合夥支援泰共叛亂，蘇俄又指使其爪牙滲透顛覆的複雜情況下，曼谷文人政府企圖憑藉外交手腕以達成國家安全，誠非易事。其首先致力的，顯然是以換取北平及河內放棄支援泰共叛亂爲目標。由泰國政府于首次派遣桌球隊訪問北平的同時，亦即發表「剿共白皮書」，列舉泰共武裝成長與毛共北越的關係及其證據，無異表示毛共必須確實斷絕對泰共叛亂的支援，方可換取雙方建交。不過周恩來既明告泰國當時的商業部長巴實：毛共雖不干涉他國內政，但決不能不支持爭取自由的人民^⑫；而泰共設在雲南的廣播電台，仍然攻擊曼谷政府「反動」如故，北平電台照舊轉播；泰共叛亂且因曼谷北平的冠蓋往來而升高，並擁有毛共所製的新裝備武器。顯示毛共將不會捨棄舊夥而爭取新交，以防泰共武裝轉投北越蘇俄。

正由于北平對莫斯科的「亞安體系」在東南亞兜售有如芒刺在背，不斷展開咒罵宣傳，泰國政府在了然于毛共不肯以斷絕輸出戰爭換取雙方建交的情勢下，蘇俄便乘機爭取泰方的友情，河內與曼谷以撤退安南難民，交換拆

泰國「等距離」外交政策之展望

除美軍基地的談判，便是經由蘇俄斡旋而來。因爲泰國東北部居留的數萬安南難民，早已成爲北越支援泰共武裝的橋樑，河內願意拆除此一橋樑，亦即表示不再支援泰共叛亂。不過撤退美軍與經由北越迫使泰共放棄「武鬥」，這正是蘇俄所強調的和平奪權路線，亦即「亞安體系」的要求。毛共如單獨支援泰共叛亂戰爭，則蘇俄正好乘機進入泰國取代美國的勢力以填防，河內亦不再爲北平向泰國輸入戰爭的夥伴。所以周恩來面告泰國外長察猜，指出毛共並不反對美軍駐泰，以便防堵蘇俄勢力擴張。

毛共爭取與曼谷建交，從一九六九年泰國大選前後便已開始。它一方面在加強支援泰共叛亂；另一方面又表示無意與泰國爲敵，祇要曼谷不再對它仇視，便可以進行貿易建交，這顯然是威脅與笑臉並進，但也表示要能達到並不放棄支援泰共「武鬥」又能爭取到與曼谷建交。至曼谷十月學潮推翻他儂政府以後，毛共對爭取建交工作便不能不置于優先，如在泰國「五十三號」命令尚未廢止前，即以優惠價格訂結售賣柴油協定，使泰方節省五十九萬四千美元^⑬。放棄廢除「反共法」的前題而宣佈建交，都在表示泰毛建交是由毛共主動示惠而急不能待。何以致此？顯然是爲了與蘇俄角逐而形成。

從十月學潮之前，泰方透露發現有由蘇俄訓練的泰共組織，其成員多爲大學畢業生，再赴莫斯科接受過一至兩年的訓練，強調「以城市包圍鄉村」的戰略，並企圖合併親毛共黨，要求它們棄戰從和，但以路線不同而仍然各行其是^⑭。至泰國軍政府以擁有十萬武裝部隊的實力，在一夕之間竟被一項學潮所推翻，這在北平看來，不能不想到由它所支援的泰共武裝奪權，經過十多年的流血戰鬥，其叛亂始終祇能侷限于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不論曼谷學潮是否出于親俄共黨所策動？都不能不認爲泰國情勢乃適宜于「以城市包圍鄉村」。在曼谷實行民主政治後，如果北平不調整對泰策略，便祇有讓親俄泰共和平奪取政權。至印支變色，它更感到爭取與曼谷建交爲刻不容緩。

對泰國而言，在與北平建交後，已使曼谷與美、俄、毛三方面都建有外交關係，即達成了等距離關係的第一步。而限定駐泰美軍于一年內全部撤離，更是將泰美關係由最親近而推向遙遠。然而泰國實行等距離外交的目標，在求取國家的安全，促成泰共在得不到外援的情況下，祇有放棄造反奪權，俾獲得平安安定。照理，與北平建交，至少應該換取到它不再對泰共叛亂的支援，但有證據顯示毛共並未有此承諾，且反而激起了由蘇俄通過河內永珍

的叛亂顛覆活動擴大升高。

六 在毛俄爭奪刀俎之下

由泰國國務院長克里于在訪問北平簽署建交協定前宣稱：「爲了平衡來自蘇俄的壓迫，我相信此時，北平需要我們的友誼，較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迫切……。」^⑭再由毛共聲言，與泰國建交，不再堅持泰方必須廢除「反共法」，都顯示泰毛建交，北平比曼谷尤爲急切，自亦不能不允泰方對它放棄支援泰共的首要要求。然而跟隨克里訪問北平的泰國記者團，從「新華社」社長朱穆之口中所得到的答覆是：北平支持各國「解放」運動，包括道義與理論上的支持，並表示對泰共于必要時，在支持上，包括金錢與武器^⑮。

至克里率團抵達昆明期間，作爲泰共喉舌的「泰國人民之聲」廣播電台，更猛烈抨擊克里「反動集團」種種壓迫人民罪行。據隨行記者所發回曼谷的報導，在昆明所收聽的該台廣播，聲音特別宏大而清晰，可以斷定其台址就在昆明近郊^⑯。此顯示毛共一貫否認支持泰共叛亂，及「泰國人民之聲」並非在大陸發音，都是掩飾之詞。更發人深省的，是以毛共中委兼「新華社」社長的朱穆之，對泰國貴賓何以不惜翻出北平支援泰共的底牌而毫無顧忌？可見泰毛建交談判，毛共並不放棄支援泰共已獲得泰方的同意。

由于泰共叛亂的支援，乃由毛共、北越、寮共、馬共所合夥，毛共自須顧慮它的支援一旦割斷，適足以促成蘇俄假手河內與寮馬共取代支援，使莫斯科在泰國得以「和」「戰」兩線並進。這對毛共固然壓力更大，但對泰國亦勢必加速沉淪。所以祇有讓一部份泰共武裝繼續倚賴北平，俾叛亂陣營不致統一，以便各個擊破，這便是克里政府不能不同意的苦衷。不過從泰毛建交前，泰國國會議長巴實于訪問北平歸來後，表示毛共願意協助解決共黨叛亂問題，毛共在接見克里院長時，又授予他對付泰共的三項法寶：(1)不要發動反共宣傳；(2)不要派兵剿共；(3)不要殺害被捕的共黨份子^⑰。都顯示毛共已承諾促使泰共叛亂降低及最後放下武裝。

泰共的叛亂顛覆已于泰毛建交後顯示降低？但在東北部方面的共黨叛亂反而更加猖獗，如那開縣自七月以來，已有十五個村莊被佔，企圖建立赤化整個東北地區的立足點。河內既已公開聲言充份支援泰共對「獨裁、美帝

跟班」從事武裝鬥爭；泰國外長察猜，亦指責蘇俄離間泰國與越寮關係，而一般又認爲這正是蘇俄對泰毛建交的反擊。可見拉攏了北平，未必能使親毛的泰共暫時降低叛亂，但已觸怒了蘇俄經由北越寮共支援泰共叛亂擴大升高。至于由毛共直接支援的泰北共黨武裝已否停止蠢動？在七月三日——亦即泰毛宣佈建交後的第三天，彭世洛挽然公路上的駐軍運輸隊，即遭到共黨武裝的攻擊，造成八人傷亡。至八月六日，難府駐軍哨所，又遭到武裝共黨兩百人的大部隊包圍，經過卅六小時的激戰，使駐軍卅人全部被殲^⑱。可見推遠美國，接近毛共，不僅沒有達到安全和平的願望，反而導致共黨叛亂擴大升高。尤其是七至八月，泰國一連串爆發的羣衆暴亂，由學生掀起要求釋放在南奔以煽動農民暴動罪名被捕的學生與農民領袖學潮，迫使政府不得不接受要求宣告不起訴後，泰北全體警察人員及反共民衆又羣起反對而形成暴亂，曼谷警察與職校學生亦羣起聲援，且搗毀左派學生中心所在地的法政大學，及克里院長官邸，又迫使政府不得不同意拘捕學生中心祕書長。這種壓迫政府左右兩難的羣衆暴亂，顯然都是爲共黨開關羣衆戰場，究竟誰在幕後指使？

據泰國政界人士指出：這些暴亂起于某些泰人爲外國所利用，因某政黨日前舉行祕密會議，與會的有俄籍葡人柯普夫在內，這位「城市游擊隊專家」，最近偕同曾受外國訓練的十四名泰人潛入泰國。而泰國安全指揮部的一位高級官員更指出：從各方面蒐集的情報資料顯示，泰國的示威羣衆，乃爲蘇俄祕密人員所利用的工具，而毛共亦樂于見到俄人在泰國所煽起的風潮，更盼望泰方決定鎮壓俄諜活動^⑲。這又說明了毛俄對泰國的激烈爭奪，正由于泰國企圖引毛制俄，以俄克毛，俾從中求取安全，而所得到的效果，反而是更加動亂。

七 結論

誠然，泰國傳統的靈活外交，曾經有過成就，但翻開歷史，無論在五世王時代與二次大戰期間，國際政治舞台上，都遠沒有如今日的風雲詭變，及侵略者的令人莫測高深。外交既然是內政的延長，當前泰國政府已無法不受國內羣衆示威的壓力所左右，本身都無法自主，又安能站穩立場，保持與

美、毛、俄三方面的相等距離？北平和莫斯科固然都在指使它們在泰國的代理人牽着當政者的鼻子走，把美國推遠後，對削減了的美援，如何謀求填補？亦將煞費周章。至少對龐大美援武器的零件彈藥，仍不能不仰賴華府，這又難免會觸發共黨策動的反美風潮。可見泰國所進行的等距離外交前途未可樂觀。

註①⑤「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朱鶴賓著。註②③「不可忽視的泰國危機」，本刊、五卷、十一期，拙著。註④D. Thsor, Thailand, New York: Frick Praeger 1958, p. 90. 引用 J. H. Brimmel 估計。註⑥「從泰國政潮看共匪統戰」，本刊、十卷、一期，拙著。註⑦「從印支三邦看泰國危機」，「東亞季刊」，二卷、二期，段家鐸著。註⑧⑨美國「當代

歷史」(Current History)月刊、一九六九年二月號，楊格 (Kenneth Young) 著。註⑩⑫⑬「泰毛關係之回溯與觀測」，本刊、十二卷、八期，拙著。註⑭「紐約時報」，一九七三、六、七，社論對面版。註⑮「中共與泰國由貿易到建交」，星島日報、本年、七、二，尤龍撰。註⑯「泰國終于墜入毛共陷阱」，「新生報」，本年、七、三。註⑰「泛亞社」曼谷電，本年、七、三。註⑱「泛亞社」曼谷電，本年、七、九。註⑲「星島日報」，本年、八、九。註⑳「美聯社」曼谷電，本年、八、六。註㉑「中國時報」，八、十一；及「華僑日報」，八、廿五。

印尼的外交動向

張耀秋

一 印尼在東南亞地位更形重要

印尼位居南太平洋的要衝，一方面攬挹東南亞，一方面接近澳、紐。全國有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個大小島嶼，縱橫的海洋面積達三百萬平方哩，陸地面積則為七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五方哩，約等於西歐版圖。印尼人口一億三千餘萬，佔世界第五位，分佈在該國的大約六千個島嶼上，其中三分之二的入口，集中在爪哇與毗鄰的馬都拉島。印尼萬島是大自然地殼變動所形成，並且得天獨厚，是一個資源富饒的國土，滄海桑田，是人類農業社會的進展。現時工業科技的發展，更將良田變成油田。

印尼的石油蘊藏量估計約有一百億桶，佔全世界石油蘊藏量五千億至五千五百億桶的百分之二，目前印尼的石油產量每日約為一百五十萬桶，也等於世界每日產油量的百分之二。但由於印尼石油含硫量極低，僅為百分之〇點二，而中東石油含硫量則為百分之二至四，所以被「污染恐懼症」的日本

搶購，每年為印尼賺取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外匯①。

印尼資源富饒，潛力深厚，在第二次大戰以後，於一九四九年脫離荷蘭而獨立，在蘇卡諾統治之下，採取左傾的擴張政策，曾先後與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發生磨擦與衝突。蘇卡諾於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尼獨立二十週年紀念會上演講稱：印尼已與毛共、北越、北韓、及柬埔寨建立一個「反帝軸心」，目的在驅逐帝國主義出亞洲。在毛共策動之下，印尼共黨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卅夜發動政變，圖一舉殺盡陸軍高級將領，消滅軍部勢力。由於陸軍部長約尼中將等六名陸軍高級將領慘被殺害的結果，激起了陸軍和國內人民聲勢浩大的反共行動。並由於蘇哈托將軍率軍平亂，以雷霆萬鈞之勢，將共黨勢力一一剪除。其後蘇哈托將軍獲得全國軍民擁戴就任印尼總統以來，對政風與吏治加以整飭，促進國家經濟建設，安定人民生活，使局勢漸趨穩定，現已成為東南亞地區內政局最安定的一個國家。年來國際石油漲價，印尼石油收入大增，外匯儲存日增，更使印尼經濟